

艺苑杂谈



沈鹏。

马如兰 颜石敦

“8月21日14时55分,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当天下午,湖南理工学院前校长、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余三定,陆续收到学生和朋友发来沈鹏先生逝世的噩耗,久久凝噎无语。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余三定想起沈鹏先生前后两次为学校题写校名的往事,犹在眼前。

4年间,为这所大学两题校名

1992年9月至1993年6月,余三定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学一年。他的导师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家叶朗。

一次,余三定去叶朗家中拜访,站在客厅中一副沈鹏先生亲书的对联前端详良久。那副对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万卷山积,一篇吟成”。

当年,恰逢岳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1周年校庆。时任校长李凌烟写信给余三定,希望他请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词,庆祝校庆,喜迎新世纪。

叶朗与沈鹏先生是好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沈鹏先生很爽快地书写“迎接二十一世纪”几个大字。余三定上门拜访沈鹏先生,顺便取字。那是余三定第一次与沈鹏先生见面,二人有了简单的交谈。

余三定回忆,沈鹏先生清瘦,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精神很好。“沈鹏先生十分和善,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但一和他聊天就不拘谨了,很自如。”

如今,这幅字刻在湖南理工学院希望门进门右侧的墙上。

后来,余三定为《青年导报》先后两次请沈鹏先生题字。二人之间有时打电话,有时写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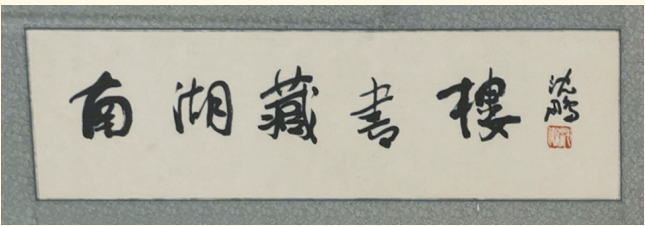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岳阳大学、岳阳教育学院和岳阳师专合并,升格为岳阳师范学院。时任副院长的余三定发传真请沈鹏先生题名。

2001年,他又请沈鹏先生为学校图书馆、实验楼题名。

2003年,岳阳师范学院更名湖南理工学院,时任党委副书记的余三定再次发传真请沈鹏先生题写校名。10来天后,沈鹏先生来电告知字已写好,因当时非典流行,沈鹏先生将那幅字快递给余三定。

余三定最后一次与沈鹏先生联系是2004年。余三定与夫人朱平珍教授用平日积蓄,在岳阳南湖畔兴建“南湖藏书楼”,专门收集文史哲类书籍。

“收藏自己喜欢的书,助益科研事



沈鹏题写的“南湖藏书楼”。

业和读书生活。”如今,余三定已收藏书籍6万余册,“南湖藏书楼”成为读书、谈书、写书和学术研讨会的雅集之地。

沈鹏先生听闻余三定兴建“南湖藏书楼”后十分欣喜。他说,个人建藏书楼是很好的事,他支持,并欣然为“南湖藏书楼”题名。

如今,在“南湖藏书楼”进门外墙刻有沈鹏先生题写的墨宝,原稿装裱悬挂在三楼。

11年间,余三定收到沈鹏先生8次题字。大部分时候,余三定前往沈鹏先生当时的住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取字。遇上沈鹏先生在家,便与他攀谈。

余三定与沈鹏先生相差25岁,每次见面沈鹏先生会细细询问余三定关于学校及个人情况。

一次,余三定向沈鹏先生请教练习书法心得。沈鹏先生告诉余三定,他主要是自学成才,许多字体都杂学旁收,这才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有一次,二人聊至兴起,沈鹏先生主动提出为余三定写一幅字。深受忧乐文化浸染的余三定便请沈鹏先生为他题写了一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品。

“沈鹏先生没有架子,在他家做客时,他还作为晚辈的我起身添茶,让我很感动。”余三定说,沈鹏先生把艺术看得很重,为文教单位题字不谈钱。那时,市面上沈鹏先生的字已是一字万金。

在余三定眼中,沈鹏先生的字自成一体,风格独特,不与任何人雷同。他的字体柔和,与他的性情很像。

“沈鹏先生很有学问,不仅擅长书法,还对传统文化造诣颇深,擅诗词、对联。”余三定说。

缘分的另一条线

余三定与沈鹏先生之间缘分的线不止一条。

湖南省岳阳县人许诺,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崇阳县委书记、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

1940年春,许诺奉命去延安,参加

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任教《党校生活》总编辑和语文教员。

1949年6月,许诺参加开办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同年11月改名为北京新闻学校),范长江任校长,许诺任教务科长。当时,沈鹏曾是许诺的学生。

1966年,许诺回到岳阳县老家,距余三定的老家岳阳县月田镇月田村只有几公里。

余三定念高中时,与一位名叫许青的同学交好。许青时与他谈及父亲许诺的事,余三定对许诺的学问十分崇拜。

1973年初,不满17岁的余三定高中毕业,许青邀请余三定去他家做客,余三定怀着追星的心情拜会许诺。

许诺从太原带回了书、书架与藤椅。“学校都没这么多书。”又惊喜的余三定被许诺的藏书震撼,与许诺相谈甚欢,向许诺求教哲学问题,并在许家留宿一晚。

许诺先后发表过数十篇哲学思想修养、中国共产党党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并在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新道德和新青年》。

1993年,许诺逝世。8年后,余三定编辑、出版《许诺纪念文集》,沈鹏先生欣然为该书题写书名。

“8年来,我们对许诺伯的追忆与怀念丝毫未减,反而愈来愈强烈,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豁达睿智,他的渊博学识,他渗入了其血脉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与良知,他所拥有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始终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他永远和我们同在。”余三定在编后记中写道。

余三定回忆,沈鹏先生曾与他聊起过许诺,并询问他与许诺交往的细节。沈鹏先生谈起,老师许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都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平时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大概2007年前后,沈鹏先生从原住址搬走后,由于他换了电话,我们便失去了联系,现在回想起来是很遗憾的。去年,从老师、好友口中听闻沈鹏先生身体不太好,不太出来走动。”余三定说,沈鹏先生是当代书法界的领军人物,沈鹏先生的去世,是中国书法界、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他深感悲痛。

艺术论坛

纪录片从小众跑向大众

吴学安

8月28日,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在北京启动。大会启动仪式上,进行了一场中国纪录片巡礼,汇聚新中国成立以来百部优秀纪录片,聚焦山河之美,深入百姓生活,以独特视角彰显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的别样魅力。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纪录片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纪录片在创作层面质效并举,表现不俗,都为中国纪录片蔚然成风。纪录片不再“沉闷、冗长”,而是偏轻、短、快,更易于传播,在表达上则更接近年轻人语态。像《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只有5分钟,等地铁时就可以看一集,非常方便,解说词也有趣生动,时而吐槽时而卖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纪录片。

从一系列献礼片引发的集群效应,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成为“网红”……中国纪录片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话题。这些年,《人间世》《舌尖上的中国》等关注人们生活状态的现实题材纪录片接连走进院线或在电视网络上线,引发舆

论热议、观众追捧的同时,获得了业界的良好口碑。这一现象昭示着,现实题材纪录片正在崛起。主流媒体、专业机构依旧发挥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在重要节点集中发力,立足地域,显示出不凡的创作能力和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在网络环境的发展下,网络新媒体平台、民营公司势头稳健,致力纪录片的年轻化精品化生产。当前的纪录片市场已形成了长、中、短、微综合布局,微短纪录片蔚然成风。纪录片不再“沉闷、冗长”,而是偏轻、短、快,更易于传播,在表达上则更接近年轻人语态。像《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只有5分钟,等地铁时就可以看一集,非常方便,解说词也有趣生动,时而吐槽时而卖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纪录片。

市场,一直在呼唤优质好看的纪录影片。纪录片生产,主动紧靠主流话语,强调内容生产的社会效益和市场利润的均衡。中国纪录片正从“小众时代”迈进广受关注、繁荣发展的“大众时代”。

艺林撷英

拾掇时光,希冀未来



穿越金秋田野 120cm×80cm 朱国举

宋明明

李自健美术馆的工作团队是一群激情昂扬的年轻人,我们总能看到他们精神奕奕地奔忙于展馆的各个角落,其中就包括李自健先生的特别助理朱国举,他也是李自健美术馆展览部副部长。我每次去李自健美术馆参观或学习多有请教他的地方,一来二往,也逐渐了解到工作之外,他还是一位对绘画艺术有着炙热追求的文艺工作者,正如他的作品《穿越金秋田野》洋溢的满屏热烈。

初见《穿越金秋田野》这件作品并没有觉出其奇妙之处,是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高度贴合了乡村振兴的主题。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这件作品别藏深意,是作者以自己的家乡澧县城头山为原型创作的。众所周知,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作品中,国举没有选择城头山遗址作为创作主题,而是选取自己儿时熟悉的场景,将现实场景与超现实的想象进行融合,现实的是秋日金灿灿的稻田,超现实的是从田野中穿驰而过的高铁,以及远处的高架桥……现实场景的构思来自儿时的记忆和当下的考察,超现实的想象则是基于对澧县未来发展规划的了解。从中也可以见出国举对家乡浓厚的感情和深切的关怀。

严谨的透视关系下,近景、中景是一片开阔无边的稻田,中景又缀以阑珊树木,远景细致地描绘了青黄相接的远山,以及坐落在山脚下于斑斓树影中似隐若现的村庄。一系列穿行而过的高铁,以及高铁轨道巧妙地将近景、中景、远景串联,同时也铸就了一种对角线构图的效果,将画面的庸常打破,又将画面引向纵深,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牵引至远方,远方则寄寓着未知和未来,近景的大刀阔斧与远景的细腻描绘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松一紧的描绘之间形成了画面的节奏。

在色彩上,国举以金色进行了大面积的描绘:金色的稻田、金色的树丛、金色的远山以及画面流溢而出的金灿灿的阳光等等。金色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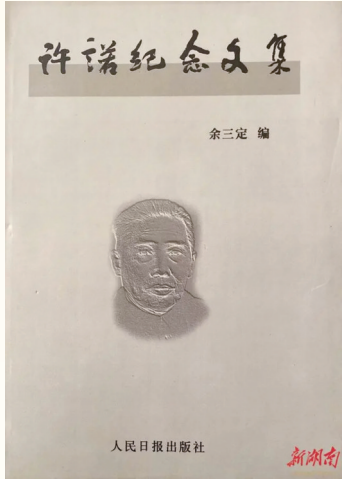
非单一的金色,而是根据物象关系、远近关系、明暗关系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为不同明度的金,使得画面富有层次感。大面积的金色也交代出作者所描绘的季节:丰收的秋天。之所以描绘这种丰收,一是源自深刻在作者脑海的儿时的乡村生活体验,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表达对家国五谷丰登、祥和太平的祝福。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时的记忆。当时跟着我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一起去收割稻谷,正好是接近黄昏的时候,炽烈的秋阳照射下,那片金色的稻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也一直在思考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对那一场景进行表达……”国举的话语出了他创作《穿越金秋田野》的初衷,也正是其情感牵系之所在。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国举对家乡的情感,才有了画面的笔触生动,金色的稻田、旖旎的村庄也激荡起无数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观众的共鸣,我也是共鸣者之一。

“小时候,我家乡交通不便,要经历长途跋涉才能到常德市,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得天没亮就挑着担儿往市里赶,去赶集或卖菜果。现在交通便利了很多,生活、信息传达等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就想把记忆与现实和未来相融合……”国举以高铁牵引出高架桥、5G信号塔等象征着新时代乡村发展与振兴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构建在记忆之上的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创想,更是作者对于家乡未来振兴与发展的希冀和祝福。



悠悠墨香忆沈鹏



沈鹏题写书名的《许诺纪念文集》。

影视观察



光影热烈,佳作抢眼

程潇

2023年的暑期,是属于电影院与电影观众的缤纷盛夏。自6月起,多部高质量电影逐鹿银幕,票房浪潮高峰迭起,各大电影院热烈且真诚地拥抱观众。

这个暑期档,电影实体迎来了工业系统与产业生态的回暖。暑期档好片扎堆的背后,是部分电影选择休眠三年、越过寒冬的策略。这个暑期档是中国电影类型化与商业化的一场提质转型的攻坚战局,是出品方与投资方青睐的有机票房阶段。这个暑期档,类型多元、雅俗共赏、文化结合、艺术探索的国产电影,在生机盎然的院线电影生态里涌现,或传承传统文化,或观照社会现实,不仅“叫好”又“叫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创作者多年来取之不尽的灵感宝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灵感改编的电影,在大银幕上完成了古典新韵的创新结合。《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睽违沉淀九年,掀起“封神热”。乌尔善导演励精图治,打造出独具中华传统美学意境的重工业电影神话

史诗“三部曲”,将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与《武王讨纣平话》等史实材料,进行更符合现代化观众审美旨趣的艺术改编。追光动画的历史题材长片《长安三万里》,持诗教文学与诗人传记改编的如椽巨笔,绘制出一幅群星闪耀的盛唐气象宏图。长达四十年的史诗叙事中,雕琢了一块盛唐文人群像浮雕,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受热点与发力点,在这个暑期档,国产现实题材创作猛烈回潮。

一些电影关注生活真情,通过俗世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将历史变迁与个体命运结合在一起,以个体的人生跌宕来折射社会变化,完成家国同构的叙事。王宝强导演的力作《八角笼中》既是格斗运动类型片,也是教育意义的暖情片,带观众走一遍西部大山里留守儿童

的拳击逆袭路。从雇主到教练再到父亲,王宝强以扎实的演技诠释出平凡人的伟大善举。黄渤与王一博主演的《热烈》在街舞运动上点燃盛夏,导演大鹏雕琢这部令人热血沸腾的青年励志电影,在类型化的剧作里呈现出非类型的中国好青年形象,借全民运动的势头传递社会正能量。

如果说家庭伦理电影的主阵地围绕家居空间展开,那么青春校园电影则聚焦校园,书写少年。动画电影《茶啊二中》立足于现实校园生活,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身份互换设计,将调皮学生与严厉老师的角色调转,反差且诙谐的课堂上笑料百出,而师生和解的公开课令人“笑中带泪”。同样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喜剧作品《超能一家人》是“开心麻花”的曲折之作,以“超能力”智斗女强人的喜剧外壳,包裹了家庭伦理叙事的亲情元素。申奥导演的《学爸》以颇具现实基础的艺术再创作,把“鸡娃现象”与“升学压力”摆在家长一地鸡毛的生活面前,以三组不同家庭的亲子成长反思教育。

不少电影取材于能激起广大民众

情绪的社会议题,触摸与表达现实问题。悬疑犯罪电影《消失的她》抓住了当代女性对婚恋问题的疑虑,内容触及社交媒体多个热议话题,剧本杀式的层层戏剧设局,此起彼伏的悬念与惊悚,过瘾又令人难以细想,成功点燃了暑期档第一把火。反诈犯罪电影《孤注一掷》是新主流电影的商业探索的新作,以“码农”“模特”“大货”的残酷现实为叙事点线,勾勒出反诈警方在与诈骗集团斗智斗勇里的正义,不仅宣传了反诈知识,也营造了悬疑与犯罪的刺激。反家暴题材的犯罪电影《我经过风暴》是女性视角的自爱宣言,主演佟丽娅,演绎独立女性的反家暴斗争,为女性观众提供了情绪价值与情感力量。

截至2023年8月31日,暑期档票房突破205亿元,超过了暑期档历史整体票房最高的2019年的177亿元的成绩,开辟影史第一。电影观众在互联网深度参与电影评论,密切关注电影状态。暑期档电影的“高温不退”,不仅是整个电影生态生机勃勃的明丽光景,也让电影观众进一步树立了对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